

探討竹塹文學獎的地方價值——以新詩作為首要研究重點

林益彰¹

摘要

竹塹文學獎乃是新竹地區最重要的文學獎指標，也是新竹地區帶領書寫的精神與實踐建構的主體。筆者以為，研究文學獎可與當地的文學題材作為連結的軌跡和脈絡以及對於文學獎在辦理的過程或是辦理後可以進行的思考與揣摩的未來藍圖與造境，職是，筆者以竹塹文學獎作為研究對象，針對其新詩當中的對於新竹地方書寫情形與新竹地景作一系統的歸納並提出相關的詮釋分析，從其了解到竹塹文學獎的精神與內涵，並且架設出關於竹塹文學獎的未來願景以及塑造出具有質感與獨特的文化面向。

關鍵字：竹塹文學獎、文學獎、新竹書寫、新詩

一、前言及竹塹文學獎辦理模式

本土化已是國內無法抵擋的潮流，而如何本土化，本土化的意義又為何，本土化又該如何去實踐與整理歸納，了解其中的道理與架構出思維，筆者認為那才是落實本土化最重要的倚靠。本土化的意義為：

「本土化的熱潮」，乃是以樸實的語言，描繪我們立足的土地上的人事物和種種現象。題材範疇擴及社會各種階層，尤其是低階層民眾的生活。從農家到礦場，從山地到漁港，從工廠到商場，充份發揮文學家廣大的同情與深厚的關懷，具體顯現了對社會的投注。許

1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博士生，曾發表論文〈拆／猜大武山文學獎的表現度——以新詩為首要研究素材〉、〈深掘南瀛文學創作獎的隱埋——以古典詩的地方書寫為探究重點〉、〈文學裡的那一朵玫瑰——捏塑《南瀛文學創作獎》中的楊達書寫〉、〈「桃城文學獎」研究及其未來發展〉、〈夏曼·藍波安的童話觀——以《黑色的翅膀》為研究素材〉、〈闡製魯冰花中的藝術觀——以馬蒂斯與原生藝術互析細探〉、〈新竹縣吳濁流文藝獎的舉辦情形及新詩作品的表現度〉、〈談鳳邑文學獎中的鳳邑書寫——先以現代詩作為取材先例〉、〈文學筆下媽祖的信仰與傳說——以佐藤春夫、西川滿與賴和的作品為論述〉、〈磺溪文學獎作品研究——從新詩當中觀看書寫彰化的相關事〉。

多才情橫溢的年輕作家，在受過良好的學院教育之餘，走進台灣本土的各個不同的角落，擴大生活半徑，拓展文明的觸鬚，透過精神的關照與文學的感染，使我們聽到廣大民眾的聲音，感受到民族脈搏的躍動。²

以研究竹塹文學獎為例，竹塹文學獎乃是新竹地區最重要的文學獎指標，也是新竹地區帶領書寫的精神與實踐其地方文學特色與價值最倚賴為重的主體模式。鑑於研究文學獎的篇目大都僅只限於討論文學獎的定義與概念以及期盼其未來可辦理或是改變的發展規模，筆者以為，觀看或是研究文學獎的本質與狀況需與當地的文學氛圍情感與主體記憶來作為版圖連結的軌跡以及思考文學獎在辦理的過程當中可以進行揣摩的未來藍圖與造境，如 2004 年新竹市文化局長林松對文學獎的比喻這樣說道：

文學獎像是一座城市的公園，市民工作累了，生活乏了，走進綠意迎自的公園，池塘春草，園柳鳴禽，自然感到悠遊愉悅。城市需要公園，如同市民的心靈需要文學獎。公園的真正優勢是自然，文學獎的關鍵是文字的質地。好的文字會把任何的書寫都變成文學；不好的文字，即使自稱文學或被歸類為文學也沒有用。透過文學獎的評審機制檢驗下，文學的純度變高，儘管它的性質這幾年來一直在多樣化，但是一直保持著文字的質地，就還是一個純文學的園地。³

職是，筆者以竹塹文學獎作為研究對象，針對其新詩當中的新竹書寫與新竹地景作一系統的歸納並盡而提出詮釋分析，了解到竹塹文學獎的精神與內涵，並且筆者架設出關於竹塹文學獎的未來願景。我們可以從歷屆的市長對於文學獎的辦理需求與期盼可以知道，如 2011 年新竹市長許明財與文化局長林榮洲對於舉辦竹塹文學獎的意義在於「竹塹文學獎於 1997 年設立，以累積並深化風城的文化內涵、樹立風城文學風格為目標」⁴，林榮洲更強調「風城之美、竹塹之盛、新竹之靜，在在充滿不可思議的恬淡悠然，這是有別於台北、高雄、東京、大阪等都市，一座獨具風格，既明朗又明亮的都市。」⁵以竹塹文學獎收錄範疇與演變狀況，綜觀竹塹文學獎的舉辦模式與其它各縣市的文學獎舉辦模式有程度上的不同，例如開辦的文類會因應各時代各年代的時勢與潮流所趨或執政者的不同而有區別，基本上，呈現一種波浪型的漂浮不定，以 2004 年以後的竹塹文學獎會以各種主題來為新竹風城設定特色而徵稿，而在 2010 年以後以主題來作為城市定位與座標的概念卻又

2 江寶釵、施懿琳、曾珍珍主編，《台灣的文學與環境》，（高雄：麗文，1999），頁 27。

3 新竹市政府主編，《2004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4），頁 4。

4 新竹市政府主編，《2011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1），頁 2。

5 新竹市政府主編，《2011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1），頁 5。

消失，而在開設的文類範疇當中，除以原本開設的新詩、散文與短篇小說這些基本文類以外，以「文學評論、舞臺劇本、青春散文、兒童詩」變動最大。從 2002 年開始文學評論不再徵稿、2003 年短篇小說無徵稿，現代詩則區分為一般組與兒童組、舞臺劇本不再徵稿、2007 年又增設了青春散文的文類，期間竹塹文學獎在 1998 年的新詩文類的評審更是以全部從缺來代表與說明本年度的新詩表現狀況與收稿情形。這些顯明又獨具個性的歷代竹塹文學獎以及千變萬化的舉辦方式，一方面可以了解主辦單位以多元化的處理方式來表現出新竹市的精神與內涵，而在另一方面，我們可以深思以持盈保泰的立場來慢慢增進各種文類，並非汰除舊的來讓新的面向直接作取代或是能夠增加以文學評論的文類範疇來作辦理，筆者以為，以篇幅的架構而言，文學評論在各種文類當中屬於較為深長的類型，在處理上與評論上，更需要時間的長度以及設計的時間，但是，這並不是就此直接截斷它應有的意義性與價值性，如果各種文學獎或是各種縣市文學獎能以更宏觀的角度來檢視其存廢的定位，那麼文學獎不單只有侷限與聚焦的功能，而是能更提昇各個都市聯結的詮釋價值。總歸於此，爬梳關於前人的研究以及主辦單位對於文學獎認之的相關功能、價值以及意義，筆者提出了幾個大方向來作為論述的依據以及企劃從新詩與文學獎的意義將觸角作更大範圍的延伸，舉例而言，林松對於新竹的文化與文學之間的如何的相濡以沫，林松說道：

竹塹文學獎近年以城市文學為出發點，鼓勵新竹在地人或落腳於異鄉的新竹人書寫家鄉、故鄉的過去及當下，將文學的想像創造種子，落實在城市的現實土壤當中，努力創造繽紛多采的城市文學花園。…以文字引領我們發現新竹城市許許多多耐人尋味之處——東門城護城河、麗池、城隍廟、三民路、新竹高中等景致，處處皆可以詩；往市郊走還可見客雅溪、青草湖、十七公里海岸線等處，這些新竹人親切的土地有了故事。故事集結成冊，使新竹充滿了各式的人情樣貌，凝塑出在地溫厚戀鄉之「新竹文學」特色，這正是文化局年年辦理文學獎，經營新竹文學花園之用意所在。⁶

新竹擁有這麼多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以及享譽盛名的人文作家，如何讓他們從紙張的文本中跳脫出來，與新竹這塊人間地景得以更栩栩如生；值此，筆者以下便透過研究角度以及觀察來論述新竹的地景文化活動以及開展的設立路徑；設計出「新詩中的書寫情形以及文學獎的省思」以及「思考作品與文學獎後可塑造的新竹文化」，主要動機在於歸納作品中的對於新竹的書寫情形，透過分析的過程當中來了解新竹的獨特該如何使其精神具體化，進而達至「文創」的效果或是觀光旅遊的襯托與使用，以及文學獎在辦理的前後和未來該用不同

6 新竹市政府主編，《2005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5），頁 2。

的角度來架構與形塑，在結論的章節當中，筆者則敘述文學獎與作品本身的定位與可供不同場域來研究與分析；如竹塹文學獎的指標與書寫概念能成「典範化」或地方的相關社群的宣達目標，這都是需要更多有志之士來研究並整理，畢竟，以文學獎來作為研究範圍與對象，在目前仍屬於少數，而且，每一屆的文學獎總是花費了大量的心血、精神與金錢，而卻在辦理過後，便擱置於書窗的某個櫃子，等帶塵埃的翻閱。類似於「雷聲大，雨點小」的姿態並不是我們所樂見的，職是，對於文學獎的作品集以及以此來塑造的地方文化正是筆者思考的核心所在。

二、新詩中的地方書寫情形以及文學獎的省

（一）新詩中的地方書寫情形

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主辦的《閱讀文學地景》的新詩、小說與散文的系列叢書，主要收錄台灣作家書寫關於地方與家鄉的人、事、物，以所謂的地方區域作為題材，藉由文字與語言的密度，濃縮每一份作家對於土地的感受與關懷。簡單而言，以台灣各縣市為題目，如台北市、高雄市、台南市、嘉義縣、嘉義縣…等縣市名稱，搭配台灣各路作家的生平背景或是書寫狀況來作一系列的整理與整合，完全以地景的外在狀況與精神內涵來帶動文學的發展狀況，進而從文字語言的觸角來延伸到每一個地方的文化水平，讓我產生出對地方的「認同感」：

以「反映鄉土關懷、在地自然環境地理與具特色生活圈之優秀文學作品」為主軸，期待透過土地、與生活關係極為密切的文學作品，喚起國人對家鄉的感情記憶，了解台灣土地變遷的軌跡，進而喜愛閱讀台灣本土文學作品。⁷

一部作品的內容除了有人物的動作與故事的情緒之外，身處的背景與土地更是諸多讀者與鑑賞者與作者互動與詮釋的對話關係。思考「人/地」的從屬規則或是交互影響，是由人的主體狀況來敘述地的客觀思維、還是地的主體本質來圈套人的客觀價值抑或是分屬兩條不同的歷史脈絡，以各自有機體的方式來適應變遷的框架，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主辦的《閱讀文學地景新詩卷》的評審委員劉克襄說道：

放眼觀之，凡台灣之地，不論大山大水之區塊，抑或不起眼的小村小島，都有作家書寫的蹤影。在編選的過程中，多位評審委員也都驚覺，十七世紀以來，台灣各時期的文字

7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主辦，《閱讀文學地景新詩卷》，（台北：聯經，2008），頁 8

工作者，早就留下精彩的生活風物的書寫成績。晚近的當代文藝創作，透過更為方便的旅遊和居遊，更留下大量豐富的文學地誌觀察，提供了多樣的精彩地景面相。…作家在長年的生活歲月裡，以家園山川作為背景，展開生命悸動的書寫，描繪自己的成長，往往是一塊土地，最深沉感人的文字紀錄和生活刻劃。以山川地理和風物文化為素材的文學地誌，經由作家的文字詮釋，每個時代也都會呈現不同的美學符號和標誌。土地會變遷，但他們以文字作為見證，展現地理景觀另一面的心靈風景，跟土地做微妙互動。那也是我們從事地方導覽解說，最期待的撞擊力量。⁸

藉由文字以及語言來對身處的各種地方的感覺、形象以及圖徵來進行塑造，進而培養成每一個時代的裡的里程碑或紀錄，這樣的過程變成一種暫停的效果，透過各式各樣的文本流傳下來，搭成一座具有傳承性質的地方文學。而在其中，以區域文學獎所進行建構的空間與推展的宗旨來進一步深論所謂「地方」的整體面向以及本身的最深處的意義是所指的是為何處與何物以及如何去創造出這樣的機制。「空間從人活動的佈景，一路拉近焦距，躍升為書寫的土體，並且連結上更高層次的象徵性系統」⁹，在《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中，作者范銘如利用台灣文學七十年代時所發生的「鄉土文學論戰」中的文學作者黃春明、王禎、洪醒夫與宋澤萊的作品來進行對於「鄉土」一詞的重新反推以及思考，提到說鄉土本身的概念生成以及這個空間被賦予的能量以及指示，「地方」不僅是一個代名詞，如何透過命名使其達成具有實質與象徵性的意義，這其中的地方本身空間的研究以及地名衍伸出的效果便是探討的主題核心所在，地方與「區域文學」以及「區域文學獎」達成一種經緯度的關係，慢慢的，這樣的結合關係的目的在於增添出每一個區域本身的特殊性以及獨特感，當地方變成了書寫的工具、策略、媒介、政策、活動…等具有承接橋樑的效果時，可以得到解讀是為其中的所越來越緊密的過程是如何產生以及這樣的成立所帶來的面向。筆者引用其作者馬翊航的碩士論文〈虛實對照，城鄉融涉—論花蓮文學中的地方意識與市／街書寫〉中對於地方與區域文學間的連理關係的論述，而這樣的關係又會帶來怎樣的的效果與呈現：

區域與文學的關係固然密不可分，文學若視為共同經驗的分享，則多與所居之處發生關聯，也就是文學創作中「地域色彩」的部份，在臺灣較為特殊的情形是，地方文學呈現百花「爭鳴」的狀況，此一「爭鳴」，也就是所謂「一鄉一特色」的發展重心，這與臺灣文化行政的特殊背景不無關係。臺灣在行政系統上推行「地方自治」其來有自，相對於「廣大」的中央政府，推行地方自治的行政精省與權利下放，實有複雜的政治語言寓於其中，

8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主辦《閱讀文學地景新詩卷》（台北：聯經，2008），頁11。

9 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2008），頁154。

臺灣在縣市文化中心的設立與文藝政策指導之下，對於地方文學的助瀾，實有顯著效用。若從文化行政的觀點來看，所謂文化政策，指的是以體制之支援來引導美學創造力和集體生活方式，是一座連接這兩方面的橋樑。文化政策具體實踐在系統有規範的行動引導，並由相關組織採行以完成目標。其中納入了複雜的社會階序（例如決定什麼樣的「文化活動」能夠進入其中？）以及權利語言（由「誰」來決定這些「文化活動」的運用方式？），因此在思考地方文學的「生產」過程時，絕無法忽視文化行政的影響。…區域與文學的關係固然密不可分，文學若視為共同經驗的分享，則多與所居之處發生關聯，也就是文學創作中「地域色彩」的部份，在臺灣較為特殊的情形是，地方文學呈現百花「爭鳴」的狀況，此一「爭鳴」，也就是所謂「一鄉一特色」的發展重心，這與臺灣文化行政的特殊背景不無關係。臺灣在行政系統上推行「地方自治」其來有自，相對於「廣大」的中央政府，推行地方自治的行政精省與權利下放，實有複雜的政治語言寓於其中，臺灣在縣市文化中心的設立與文藝政策指導之下，對於地方文學的助瀾，實有顯著效用。若從文化行政的觀點來看，所謂文化政策，指的是以體制之支援來引導美學創造力和集體生活方式，是一座連接這兩方面的橋樑。文化政策具體實踐在系統有規範的行動引導，並由相關組織採行以完成目標。其中納入了複雜的社會階序（例如決定什麼樣的「文化活動」能夠進入其中？）以及權利語言（由「誰」來決定這些「文化活動」的運用方式？），因此在思考地方文學的「生產」過程時，絕無法忽視文化行政的影響。¹⁰

如何讓文化活動與文學獎中的作品達到溝通與媒合的橋樑，筆者以為透過研究者的提倡與詮釋分析便如是。例如2002年竹塹文學獎佳作〈塹城古蹟巡禮〉，作者王宗仁以新竹內的城市名稱來作為組詩「竹塹城迎曦門、李錫金孝子坊、鄭用錫墓園、新竹都城隍廟」，而「城隍廟」書寫題材不僅是竹塹文學獎中的作品核心，更是諸多創作者的入門首要，也是閱讀者在見聞與觀光新竹這座地方時，「城隍廟」是重要的觀賞指標以及代著當地的文化氛圍以及獨特情感，以「城隍廟」的地景場景作為書寫與敘述的作品如以下，作者王宗仁寫到：

歇山重簷莊嚴固守傳統的心臟
而屋脊燕尾以輕巧翹姿，逸向
未來的天際

風還在狂飆呼嘯嗎？別擔心

10 馬翊航，〈虛實對照，城鄉融涉—論花蓮文學中的地方意識與市／街書寫〉，（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07），頁28。

二十四柱已劃列出東門城的威武輪廓
船首石也分從三方穩住歷史千鈞的
身形，靜靜親吻泥土
...
四柱的序列劃開時空
輕輕撥奏遊人心靈的
琴弦，將音符拋向青草湖天空

三層的禮制尋級而上
彷彿對比著漸將脫節的
現代，越來越微渺的
孝道
...
盃頂的石碑彎圓空間
平鋪的明堂刻裱時間
曲手欄杆以花崗石的堅毅
繞圍，攤陳功績表圖的圓槲
...
從底下向藻井張望的一雙雙
癡瞶目光，不過是一時迷戀
五顏六色的繁複表象。沒有人
真正看清渦漩斗拱中
頂穩傳統與現代的
八卦鏡¹¹

與 2003 年竹塹文學獎所收錄的作品〈城隍廟〉，作者鄧榮坤寫到：

都城隍廟坐在竹塹城已經

已經二百五十餘年了
清乾隆十三年，竹塹的
天空，是非不再被扭曲議論

懸掛於屋樑上的大鐵盤
威嚴而不可侵犯
盤算禍福的遠近與悲歡的
深淺，禁止任何人撥弄

廟殿「世事何須多計較
神天自有大乘除」的對聯
開始於眼眸中傳閱
讓每一吋心靈學會虔誠
學會書寫心中的愛¹²

以及 2007 年作者劉欣蕙的〈風城韻事〉以「城隍廟、十八尖山、東們城、南寮漁港」作為書寫重點。〈之一：城隍廟〉：

神明在上，請慈悲凝視我
此刻香火薰黑了柱
蝶娥在光的河流裡迴游
它們的蓮翼斷裂
眾生同感其痛¹³

以城隍廟作為詩題，創作者會以廟宇的外觀來作為描繪，詮釋建材的形成方式來對於敬仰神明之間的崇高意義以及精神象徵、或是創作會透過城隍廟的歷史與新竹的歷史歲月作出程度上的契合，藉由書寫城隍廟的過程來連接當地的光華風貌，進而達到認同與建構出主體性的功能與風格、或是將城隍爺予以擬人化，使用後設的筆法與後現代的筆鋒，在這洗鍊過後的後殖民社會中，承受過多期望的城隍爺如何來面對這一連串的「風生水起」與「改朝換代」；這也呼應到作者劉欣蕙所言：「神明在上 / 此刻香火薰黑了柱 / 它們的

12 新竹市政府主編，《2003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3），頁 21。

13 新竹市政府主編，《2007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7），頁 30。

11 新竹市政府主編，《2002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2），頁 17。

蓮翼斷裂 / 眾生同感其痛」。

除了城隍廟的題材之外，新竹著名的實質地標與精神面貌還包括，新竹的十八尖山、東門城、南寮漁港、十七公里海岸的場景更是書寫者創作與入門竹塹文學獎的重點，也是諸多參賽者最容易入手的題材。如 2007 年作者劉欣蕙的〈風城韻事〉以「城隍廟、十八尖山、東門城、南寮漁港」作為書寫重點〈之二：十八尖山〉：

在綠葉染金了之後
我們的髮色顯得多麼貧瘠
一朵玫瑰卸下了花瓣
掩葬了蝸牛屍身
一隻蜘蛛張結了網
久久抵抗露水的蛀蝕
一群螞蟻碰鬚
以為這樣可以交換昨日討論的夢境
那麼多的感傷
都在這座相思樹林發生¹⁴

以〈之二：十八尖山〉的創作媒介以十八尖山的動植物來作為書寫的重點，透過大自然的升成與浮動，來表達新竹的年華歲月，更藉由動植物的特性來闡發出對於新竹這個地方的感受。另外及 2005 年得獎者劉欣蕙的〈戀戀風城〉中的〈之四：晨起獨登十八尖山〉，則是透過「文本語境」的創作手法，以第一人稱的筆法來闖入文本當中，文中的「你」看似不存在，但卻明白且清楚地在於現場；它可表現出作者所謂的「敘述者 / 第二人稱」來裝設在語境當中，讓閱讀的角色與定位有了多面向朦朧卻又精準的定位與指定，它可以將原本唯一的箭頭指向進入語境內的不在場者，也是說，如果我們將文中的「你」指向新竹這個地方時，作者不僅勾勒出新竹這個地方是充滿著人文氛圍以及輕靈魂慢節奏的自然風光：

這是你離開的第一個早晨
我應該為你彈一首哀傷的曲

14 新竹市政府主編，《2007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7），頁 31。

昔日陽光悄悄自葉尖滴落甜美汁液
突然醫治我左胸膛無端擴大的傷口

經常，我枯槁自己成荒漠
你的聲音是一隻鳥
為我啣走那些暗地裡抽芽暴長的憂鬱
然而，這是你即將離開的第一個早晨
我應該繼續在漲滿小雨的溪流旁
為你彈一首哀傷而華麗的曲
讓野薑花香滿山豁，雛菊黃遍山頭
我應該讓相思豆紛紛於草地上墜落
讓濕滑的青苔擦亮整架鋼琴
讓塵沙滾滾翻湧你離去後即將蘊釀的革命與躁動¹⁵

藉由動植物的摹寫、情感流露的形式，2009 年的作者阿莫以十八尖山為題材，寫下〈寫給風來唱的歌：十八尖山公園〉是以存於十八尖山裡周圍的「風」來作為下筆的重點。哲學家海德格曾經說過：「存在先於本質」，風的議題以及其中所蘊含的哲思，尤其是面對新竹這個地方、新竹的十八尖山，它又該怎樣去形塑本身不見形體卻能真切留下腳步與痕跡的過程。作者透過風的傳達，透過風的歌聲，透過風的書寫，目的就是在於保存新竹這塊地方的真善美，唯有保存這塊地方的歷史風光，才能使後來之人，明白新竹的可貴與珍藏：

寫給風來唱的歌，有著厚實的肺活量
烏黑沉悶的雲高音拉不上去
停下來大聲哭泣，眼淚落的又大又急
每家的屋瓦響起敲打樂，音符碎得滿地
寫給風來唱的歌，學聲樂的雲雀
清早便在林間的晨光裡，練習咬字與打舌
歌聲雖然清新甜美，總是

15 新竹市政府主編，《2005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5），頁 31。

唱不出輕盈的旋律和灑脫的韻味
寫給風來唱的歌，過動的海浪不懂
時刻重複地拍打著同一節奏
它不能理解生活裡其實存在著
許多美麗許多的哀愁，許多
不由自主的抑揚頓挫和盈虧起¹⁶

而除了城隍廟、十八尖山以外，東門城、南寮漁港、十七公里更是當地人與旅遊人對話的重點以及觀賞的獨特風格與體驗，從以下作品，我們可以得知作者在使用這類題材時，會以古昔過往與現今文明的模式來作為溝通的橋樑，以「新歷史主義」的表現手法與創作形式，打破時空與地域的限制，將歷史與現今全瞭於「共時性」的剖面當中，以文字語言作為甬道，澈澈底底地將所有歷史過程連成一幅「未來的風華意境」。作品就好比具有生命力的地圖，透過文字與其中的氛圍的流動，彷彿像是在觀賞中國會動的「清明上河圖」，而新竹透過竹塹文學獎，慢慢地建構出台灣當下的「新竹城河圖」。如 2007 年作者劉欣蕙的〈風城韻事〉中的〈之三：東門城〉：

有時候我們就需要一種古典
手機簡訊編寫不出辭藻的時候
你的身子
攀結了一千朵意象的玫瑰
廣告看板暴力的圍堵過來
施放起資本主義的毒氣
你的席地而坐
美得如此孤僻¹⁷

與 2005 年得獎者劉欣蕙的〈戀戀風城〉中的〈之二：午後安坐護城河畔〉與〈之四：晨起獨登十八尖山〉。她的〈之二：午後安坐護城河畔〉：

我們曾有過如此多的遺憾

發生在腐水黯然凍傷河床的時刻
空椅，亂置的紙，一杯涼掉的咖啡
當時你的嘴角殘留麵包碎屑
多誘人的一個缺點
你握住我的手，像握住一個即將離去的哲思
並低聲感嘆：「這個世界，
何時不再著迷物質主義的膚淺？…」¹⁸

2007 年作者劉欣蕙的〈風城韻事〉中的〈之四：南寮漁港〉：

我沒有一艘
草紮的船
可以拐騙敵人
沒有一艘
折柳的船
可以重返桃花源
海水正努力推翻陸地
而你正努力肯定我…¹⁹

以及 2009 年的作者阿莫以南寮漁港為題材，寫下〈望海的女子：南寮漁港〉：

望海的女子，自從與你相遇
我是疲憊的旅人，在廣漠的海波裡望見陸地
我拍去覆身的疲憊與憂傷，每一根神經
被揚起的浪花搖動，如琴弦顫動不已
不約而同地發出共鳴
毛細孔紛紛張開，深深吸入水氣
我的亂髮是臨流的海草閃閃發光

16 新竹市政府主編，《2009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9），頁 27。

17 新竹市政府主編，《2007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7），頁 32

18 新竹市政府主編，《2005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5），頁 29。

19 新竹市政府主編，《2007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7），頁 33。

散發著青春的氣息²⁰

而以「十七公里」為主的題材則以 2005 年的竹塹文學獎作者張繼琳撰寫的〈一封來自花園城市的喜帖〉，書寫到：

「沿海十七公里，種了八千棵樹」

是的，吾愛

循著花香、綿密樹蔭

讓我引妳到這座花園城市

請容許我擷取一朵花

任何一朵花

都彷彿

求婚用的花朵²¹

以及 2009 年的作者阿莫以十七公里海岸為題材，寫下〈夢土：十七公里海岸〉

在我心裡有一塊夢土

輕輕闔起眼，如茵的綠草如繽紛的野花

那些動畫就會逐一浮現，接力表演

那十七公里海岸，蜿蜒成一道騎縫線

背景是遠方漁舟上的燈火

沙灘上密佈著沙蟹們的小小巢穴

錯落的爪痕和足跡，插圖是遊人隨興的塗鴉²²

對於似水年華的新竹記憶、對於情感飄動的新竹歲月、對於文明與文化互為角力的新竹場域、對於新地地景的描繪與敘述…等對於書寫與使用新竹的文化與文學是充滿著花團錦簇，但更需要許多場域的建構來穩固竹塹文學得以成為典範的風格與精神主體；單純以「景來造文」或「以景抒情」還未能澈底表現，融匯更多題材與形式，如民族記憶、國族

20 新竹市政府主編，《2007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7），頁 33。

21 新竹市政府主編，《2005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5），頁 18。

22 新竹市政府主編，《2009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9），頁 26。

生產情形、…等挖掘新竹這塊地方的多面向的題材與評論是建構地方文學最重要的表達精神。

除了單純描繪十八尖山地景的情形與狀況，以及紀錄這個地方所包涵的人、事、物所闡釋而出的「集體/私記憶」的輪廓與局面，更有作者以「跨文化地區」的思維來想像十八尖山「可以」的模樣，如 2011 年的竹塹文學獎的作者沈政男書寫的〈雅典學園竹塹分校〉：

十八尖山是我們的奧林帕斯

雅典娜化身三十三座石觀音

庇護著競逐學業馬拉松的青春之子

每年初冬的五千越野

我們把師長的期待繃緊成弓

將自己射出、流汗、喘氣、咬牙

在人生的坡道，學會盤旋而上

不眩惑耀眼的陽光

不分神俯拾珍奇的毯果

在領先的當下，捨得減速

回首來處，拉起撲跌的同伴

盛美的前程啊！

像蜂頂遠眺的瞳仁之中

低掠洋面而後拍翅飛起的鷗²³

除了對地景作書寫想像，加入了個人的私記憶與群眾的集體記憶以外，針對當地的文化產業與手工業來作書寫規則，也是竹塹文學獎的特色之一。2003 年竹塹文學獎所收錄的作品〈玻璃之光〉的作者費啟宇以新竹著名的玻璃產業來作為書寫的倚靠與憑藉，透過新竹這座城市慢慢塑造特殊與特色文化創意與產業，當然現代詩作為書寫的先鋒與利器，當然不會錯過這樣的題材，費啟宇說到：

師傅的手將高溫熔爐的砂

23 新竹市政府主編，《2011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1），頁 16。

熔化變形的膏液
將麻木遲鈍的石灰
摻入了鉛丹、碳酸鉀、碳酸鈉的知覺
於是矽傳遞悲苦風土的訊息
在火煉的獄中忍受風的煽情搖擺
自精進中修練成一身琉璃的模樣

矽讓潔淨的玻璃身骨活躍了肢體
發出意識的聲音我要
變成如幻如滅的鏡片
變成電光火球的燈泡
變成冰晶玉骨的門窗
變成美麗胴體的瓶罐
原來一道道變相的流火昇華了
玻璃婆婆的大千世界²⁴

獨無有偶地，不僅以事物作為現代詩的書寫的題材與內容，以當地享譽盛名的作家來作為尊敬與緬懷的創作家當然也是不會放過這樣的好題材；重要的一點，透過具有較為悠長的歷史流禮過，其所配帶的參考要旨與資料也是隨處可得，較不會像一些較難取得的資料來入手，2003年竹塹文學獎所收錄的作品作者李長青的〈鋼鐵蝴蝶—向杜潘芳格致意〉：

在心志的最深處，詩句閃爍
飽滿，晶瑩
飄散著內在自由的光芒

那一棵相思樹，是否已經
在青色的山脈中找到自己
找到此生漂泊的意義，在秋天的故里
在故鄉的庭院以及星星的背面

24 新竹市政府主編，《2003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3），頁 13。

鏡子裡的女人，折射為一顆澄淨無波的星星
歷史顛沛，塵土流浪
澎湃的銀河仍擁有皎潔的思緒，鏡子裡的女人
揹著長長的黑髮，像靜止的時光
專注著細緻的眼眸，「怎麼柔弱的時後
也都很堅強的星星」²⁵

同樣的，作者李長青在 2009 年的竹塹文學獎同樣以杜潘芳格來作為現代詩的架構與思維，作者利用詩人杜潘芳格曾寫過的詩篇「相思樹、日曆、兒子、重生、天、平安戲、中元節、秋天的故里、聲音、微微小野風、海色、葉子們、變成蝴蝶像星星那麼遠的、顏色、今夜窗下也許仍有回響」來作改編與重製，透過篇名入詩，以「他者」詮釋的表現手法來創作「文本詩」，並且，透過「對位式閱讀」以及內緣與外緣研究的研究方法，針對杜潘芳格的生平以及作家作品作一對話的空間，形塑出作者、讀者接受以及環境之間的梳理與論述關係，透過現代詩的框架與功能，敘述出的讀者所接受的訊息，盡而分析出之間的美感經驗與美學技巧；從其看出，透過文學獎的辦理以及書寫題材的呼籲，針對到當地作家的籍貫衍然已成為書寫的重點，而作者李長青的書寫方程式也提供其它參賽者一個思考的邏輯，針對地方的盛名作家來作書寫與感懷，是與其它參賽者一味地往地景想像鑽研的時後，拉出不一樣的思考邏輯與書寫進行。

竹塹文學獎的參賽者不僅對新竹的相關地名及關鍵字作出相當的書寫與準備以外，主辦單位也針對新竹這個城市的特色與獨特性作出命題的標籤。如以及在 2004 年的竹塹文學獎的新詩收錄作品當中，可以發現其表現度主要圍繞聚焦於「風」的延伸連結及其配帶的特色，如作者葉國居的〈在暗夜中素描〉、張碧霞〈風城故鄉〉、蔡富澧〈風中的羽毛〉、胡志偉〈招風等三首〉。張碧霞〈風城故鄉〉中的〈風城〉與〈故鄉〉，透過風的特性、功能價值與意義來與故鄉，來與新竹作最深重的連結，猶如娘胎那條切不斷的牽繫。透過語言文字的功用，寫出或描繪新竹的美學底蘊：

〈風城〉：
今夜，滿城的風伴你入夢
油桐花開的聲音很輕盈

25 新竹市政府主編，《2003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3），頁 30。

像你的夢話迴盪在我耳際

那時，我們還很年輕

是葉尖上的晨曦晶瑩純淨

採茶謠在我們的體內悠悠共鳴著

揸起竹簍，我們帶回滿簍的歌聲和笑聲

萎凋、殺青、揉捻，去除苦澀

最後的烘焙，讓這份情愫沉入脈絡裡

在齒頰間，徐徐回甘。²⁶

〈故鄉〉：

故鄉來的人，我記得

那純樸的口音透著泥土的香味

他說大埤湖畔，那片野丁香

早幾年前就給工業廢水結紮了

白鷺鷥不喜歡福壽螺的味道

池子裡除了大頭鯪，還有壞脾氣的美國螯蝦²⁷

筆者要強調的是在 2005 年的竹塹文學獎是一道分水嶺。2005 年的新詩作品有〈城市的五個秘密〉（竹塹、護城河岸、國民大戲院、樹下街！玻璃）、〈一封來自花園城市的喜帖〉、我的客雅溪畔、戀戀風城（之一相約在新竹火車站之二午后安坐護城河岸之三夜晚漫步交大竹湖之四晨起獨登十八尖山），不管是主辦單位的提倡冠名以及得獎作品專輯的收錄與製作都與前幾年的樣貌出現殊異。從 2005 年開始的竹塹文學獎，以「花園城市，書寫新竹」的標題效果，讓新竹的風吹起新竹的花花草草，讓整座城市呈現生機盎然、花團錦簇的面向，給這城市，給這城市的民眾充滿陽光躍動的生命力。

（二）文學獎的省思

另一方面，主辦單位對於文學獎的的辦理需求及期望的表現度也從以往單純以人的心靈與精神的價值來作為起點，現則希望能以「城市」的面貌作為思考的首要選擇，藉以文

26 新竹市政府主編，《2011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集》，（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1），頁 20。

27 新竹市政府主編，《2011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集》，（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1），頁 21。

字的流散、筆觸的走踏，親臨這座城市的各個角落，讓新竹的每一個地方都能有被紀錄傳承的觀看；2005 年新竹市文化局長林松對文學獎的比喻這樣說道：

竹塹文學獎近年以城市文學為出發點，鼓勵新竹在地人或落腳於異鄉的新竹人書寫家鄉、故鄉的過去及當下，將文學的想像創造種子，落實在城市的現實土壤中，努力創造繽紛多采的城市文學花園。本年度文學獎以「花園城市—書寫新竹」為主題，…以文字引領我們發現新竹城市許許多多耐人尋味之處—東門城護城河、麗池、城隍廟、三民路、新竹高中等城市景致，處處皆可入詩，往市郊走還可見客雅溪、青草湖、十七公里海岸線等處，這些新竹人親切的土地有了故事。故事集結成冊，使新竹充滿了各式的人情樣貌，凝塑出在地溫厚戀鄉之「新竹文學」特色，這正是文化局年年辦理文學獎，經營新竹文學花園之用意所在。²⁸

總結筆者所舉的例子，透過創作者、作品與讀者與研究者之間的對話空間與研究架構，可以很清楚地勾勒出作品所流露的記憶，不管是對官方所倡導的集體記憶或是創作者所闡釋的私記憶，而這些記憶皆是讓新竹的地景有了新的生命、新的靈魂與新的步調；如同 2007 竹塹文學獎現代詩貳獎的得獎作者劉志宏所言：

每個地方，不管是觀光導覽或是城鎮簡介，都會有指南手冊，像是在對你表明，這個地域或城市的身份與獨特。我喜歡閱讀這種獨特與記載，跟自己過往的記憶相疊合撞擊，沉浸其中，好像聽到它們親身對年輕的我，訴說過往的歲月與滄桑。作為一種準備與諭示：既然滄海桑田，景物怎可依舊？人事已非，惟時間復活在微痛的心房，像普魯斯特（Proust）所說的，所有傷痛與苦楚，透過心靈的召喚，在紙載中，都有了轉折與撫慰。²⁹

筆者以為，研究不一定是嚴肅或是束之高閣，論文也不一定要使用過多艱澀困苦的文字來行使包裝，它可以很親密、很令人品讀、很讓人感受到詮釋的有志一同，簡單的來說，它可以是一部旅遊介紹書，也可以是一本具有深度的地方學術代表。就如同作者吳明忠在其著作《複製城市的靈魂》中談到關於「大武山文學獎」的效果以及比喻，他說到：

想要掌握屏東文學，從日領時期鍾理和的《登大武山記》，到最有文學況衛的陳冠學《田園之秋》，想起來雖免不了有些愁涼，總算大武山文學獎已經辦過幾屆，形構一份文學地圖是一種嘗試與努力，更是一種用心。旅行少不了地圖，地圖是人走過的痕跡，行路步履間絲盤成的一張網，走進一座陌生的城市，手上如果有一份非國立編譯館印行的地圖，

28 新竹市政府主編，《2005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集》，（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1）頁 7。

29 新竹市政府主編，《2007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集》，（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1）頁 22。

城市某一視點的輪廓隨即浮現，想來感覺是親切的。在地圖的線條上、號碼間，不單讓人感受貼近城市的溫暖，還散發人性的味道，至少，不會只是一條冷淡的路名，凌亂在陌生人眼底。打造讓人親近的城市，真的需要有味道的地圖。咖啡的濃郁、文學的沉味、產業的香氣，在在都是一種味道，屬於這座城市的味道。³⁰

藉由從創作作品所整理的地方書寫數量以及書寫的具體狀況以及書寫之後所留下與生成的具體價值，在筆者經過研究整理以來認為這些創作作品除了有過份集中書寫的成份存在之外，其它較少為人熟知的地方名稱與內裡狀況，其透過文學或創作的功用使之曝光以及紀錄出來，從這樣的面向看來，「區域文學獎」的角色不僅吃重也更具備舉足輕重的能量。但是，就筆者的認知而言，文學作家葉石濤先生也曾在《沒有土地哪有文學》裡提到過：

台灣孤懸於大陸之外的婆娑之洋中，熱帶的風土，大自然的景觀都有異於大陸的地方。由於地緣上、歷史上的種種原因，台灣發展了跟中國大陸不同的民情、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因此，台灣文學一向具有強烈的鄉土色彩，而且吸收了繁多外來文學的新穎技巧，有豐富的自主性表現。³¹

地方作為創作者的書寫工具，地方作為區域文學以及區域文學獎的傳承，從各種工具書以研究的論述中，筆者發現到幾種面向以及可供思考的未來性，不管是地方與區域文學獎為於地方的所作研究核心與方法過程，單對個區域進行的地方研究的論文與文章都不在少數，這些文章共同的特點便是要發掘「地方」在地方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箇中所隱含的意義與能量，筆者以為不管是針對作者的文本或是文學獎中的作品作為本本探討，探討其中的地方概念及使用的方法，都是在尋找另一種可能性及未來性，對於地方與區域文學獎可以配置到如何的位置以及發展出更不一樣的「文化資源」與本身的使用方式和行進的過程，都可以透過前人研究的主題去思考與創意出不一樣的目的地和結果，例如在研究者林宏信在其碩士論文〈觀察 1990 年代以後地方文學的興起與發展—以金門文學微觀察對象〉中提到舉用官方政策，如交通建設、文化中心、全國文藝季與社區總體營造的影響之下，對於重視地方文學與強調本土化的深耕作一系列的敘述與翔實。筆者研究在此章節的核心主要扣合於本土化，因此舉用作者林宏信的碩士論文〈觀察 1990 年代以後地方文學的興起與發展—以金門文學微觀察對象〉中的學者游勝冠在《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中的說法：

30 吳明忠，《複製城市的靈魂》，（屏東縣：屏東縣文化局，2007），頁 21。

31 葉石濤，《沒有土地哪有文學》，（台北：遠景，1985），頁 12。

本土化是相對外來化而成立的，也就是說，一地的文學若是自然發展，文學的本土性應該不虞匱乏，當然也沒有刻意強調本土性的必要。但若在外來文學的衝擊下，喪失對本土文化的信心，使得本土文學外來化，減損了應有的本土性，那麼，經過一定歷程的摸索、覺醒，尋找文學本土的自我，反外來文化帝國主義支配本土化的動向，就會著本土意識的覺醒而興起。³²

區域文學獎的發展與生成伴隨者的本土化的意識形態的培養，而所謂的本土化的意識型態中有可以去區分成多樣式的區域進行不同樣本土化思考的意識建構與機制。針對文中的研究對象如作家或作品，開始進行一連串的分析與研究，詮釋作家的創作心境與書寫技巧，於其中發覺地方感的召喚。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透過文本作品中的地方書寫來傳達每一個本土化和地方的特殊性，藉由具實的地方特性以及文本中地方描寫融匯成具有創意價值的座落點與特色，而這些特色透過研究者的整理與集中，劃分成各式各樣的「創意地方」卻又不失本土化的基本研究精神。例如透過將研究的觸角伸進個個地區的文學獎機制，接著連接到地區文學獎與文學史的建構與連結，以此為核心，接續著打造出地方意象或再建構地方的地景與地誌此一完整的未來性的版圖。

藉由各式各樣的主題與方法來建立研究，將原本生硬的理論應用在地方文學獎與地方文學獎的創作作品當中，由「地方」來重新塑造或回顧作家的創作經驗與使用方法，以及看待或建議文學獎的權力的運作模式，最後的目的便是提及並期待原本台南縣與南瀛的地方書寫所蘊涵的能量以及自身保有的文學美學，能夠為台南帶來更新與更多的面貌以及各式各樣的流動傳承。文學、地方與資本的交互關係，筆者舉用學者邱貴芬在其著作《後殖民及其外》中談到的：

西方學者哈維認為，在資本快速大量流動的情況之下，地方與地方之間的競爭愈趨激烈，每個地方都要想盡辦法創造特色，以便吸引資金的投注，開創地方的生機。在此情況下，許多地區都會竭盡所能創造和強調地方化，其運用的策略包括推銷在地形象、爭奪文化和象徵資本的詮釋權、復興在地庶民傳統等等。³³

文學創作與地方作出的結合，將地方最顯明與最具特色的物件給抒發出來，濃縮進各種文類的範疇當中，讓各階層的讀者享受到近似原鄉的關懷與想念的經驗，從地方與作品

32 筆者引用此段摘引主要出自作者林宏信的碩士論文。林宏信，〈觀察 1990 年代以後地方文學的興起與發展—以金門文學微觀察對象〉，（國立中正台文所碩士論文，2010），頁 2。

33 邱貴芬，《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2003），頁 129。

當中具體實踐出另一種模式，可以是一份旅遊圖畫、路線、紀念碑…具有實質的文化藝術的效果產生。本章的結論認為到說地方的文學書寫以及使用方法帶動了各種經驗、歸屬、記憶與想像的地方感的模式，透過區域文學獎廣袤的培養與引觸，其中由地方帶動群眾進行了解與品嚐，更從作品或是區域文學獎本身獲得大量的「知識」與「創意」。另外一方面，筆者深入到原本研究的主題與核心，認為說發展原本屬於南瀛與台南縣地區的文學能量與歷史資產，雕刻其本身的主體美學、特色與政治內涵，因本身的區位具有種種地理上的優勢，更能夠讓諸多書寫者找到具有經驗、歸屬、記憶與想像的地方美學特質，進而再度發展這個的地方書寫的獨特性與滲透性：

地方還必須與人、以及人類製造和消費意義的能力有某些關係。而這種關係，即阿格紐所謂的地方感，即指人類對於地方有主觀和感情的依附。小說與電影（至少那些成功的作品）時常喚起地方感——我們讀者／觀眾知道置身那兒是怎麼樣的一種感覺。³⁴

新竹的感覺又是什麼，它又如何會被知道，又該如何去作溝通與傳導。2007年時任竹塹文學獎的文化局長林松講到：

1997年起，新竹市開始辦理竹塹文學獎，至今10年有餘，自始以來，我們即鼓勵文字創作者將故鄉風城和文學心靈融合起來，淬煉出迷人的「道地文學」風味，為風城文學留下文學的註記³⁵

而針對到文學地方性，筆者舉用到其它文學獎的樣貌來作比較，如第三屆海洋文學作品集基隆市長許財利更是提到文學作品與地景間的相濡以沫的情形，許財利說到：

提到每一個城市的形象或地標，每每各具特色，如國際聞名的紐約市，有座自由女神像，無論白天或黑夜，指引著旅人或歸客的方向…文化事業的規劃與推動，能帶來無限的商機，這是近年來世界各國致力發展經營的方向，一方面除增加就業機會與經濟的活絡，一方面又可提昇國民的文化水準與認同…³⁶

地標與地方文學獎的媒合與連結，實為文學獎辦理過後最需要思考的價值存在。如果能為每一部作品發聲或冠名，使其中的敘述與論述能夠成為具體的活動，那麼文學獎的闡

34 林宏信，〈觀察1990年代以後地方文學的興起與發展——以金門文學微觀察對象〉，（國立中正台文學所碩士論文，2010），頁4。

35 新竹市政府主編，《2007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7），頁3。

36 基隆市政府主編，《基隆市第三屆文學獎歌詞與劇本》，（基隆市：基市文化局，2006），頁1。

釋更是有不同凡響的局面，地方文學獎已成為一種書寫與觀看的趨勢，以往的台南縣的南瀛文學獎（於民國百年與府城文學獎合併為台南文學獎）的辦理宗旨也特別說到：

地方文學獎成為各縣市文化要務，已經是二十世紀90年代的事了。首先當然是從愛鄉、愛土的立意出發——沒有鄉土的豐美，哪來國族的壯闊？這是一種良性的地方意識。從高處看，各地的繁榮是整個國家的光采。文學亦然，本鄉本土的文學推動，包括回頭去重整過去的文學經驗，為當下的文學活動提供一個寬闊的空間，對於致力於文學創作及研究的鄉親給予應有的鼓勵，並且發掘新人等，如今已成為近十年來地方文化事務之大者。這些不只是地方之事，關心整體台灣文學發展的人都極為注意。³⁷

敘述的脈絡從概述所謂的「地方」的具體實踐與精神內涵的概念後，透過這些概念來比對和連接創作者與創作作品之間的地方感情聯繫，拉出哪幾種地方為書寫的重點以及在這南瀛的土地上是哪幾種地理空間最會被抒發與改編的媒介。筆者要深論的是地方與地方裡頭的區域之間的關係，以及創作者與它的創作作品在各界地方所書寫成而成的特定與模式，每一個創作都是獨一無二，從對同樣的「地方題材」來研究不同樣的手法以及書寫的指標，不僅可以看出哪寫地方的具有何種魅力，更因此可以帶動拉起其它較不被重視的地方或是書寫狀況的數量較少者，由創作與文字來傳達，來紀錄地方中每一個區域的每一種經驗以及過程。鑑於，台灣文化及台灣文學從走過各個時代及各種政策，講求本土化的扎根一直是研究與書寫的重點，在這地球村和網路化的時代，「地方」慢慢進入無疆域的狀況，如何去保有本土化的色採，及自身地方的獨特，就有靠研究者及讀者更細心的去研究和創作每一個地方與每一個區域，讓文字及文本成為輸送過程的媒介，將「地方」給傳承下去，即便後來「地方」因某些音素導致中斷或抹殺，也有紙本得以來闡述與勉懷或由留下的文獻資料來進行復原。

總結來說，筆者透過研究竹塹文學獎的動機，除了整理詩作中的地景描述情況以及文學獎與地方之間的融匯交互的情形之外，更重要的是，透過作品中所闡釋與表明概念與立場，可以進一步地體現地方的獨特性以及民間生活的整體面向，筆者以語言的使用為例，如2011年竹塹文學獎的作品〈所謂的司馬庫斯〉，作者郭仲怡書寫到：

所謂的司馬庫斯不就是在山谷的那端

埋藏著各種神話般的記憶

故事就是從那裡開始

37 台南縣政府主編，《第八屆南瀛文學獎專輯》，（台南：台南縣政府，2000），頁261。

mangus、mangus、mangus

共同的記憶

siliq、siliq、siliq

啼鳥的聲調

shibus、shibus、shibus

...³⁸

作者郭仲怡寫到的「mangus、siliq、shibus」，決不僅止於如評審所言只是自然界的狀聲詞而已，它們是代表著泰雅族的精神標的物，如占卜鳥與楓樹。職是，這也是筆者所強調的研究文學獎的精神與意義，透過作品與地方作出結合，並且採集出座落在台灣本島的重要的非物質文化資產，讓更多人得到啟示，也讓文化精神與民間文化的內涵得以納歸出集中以及傳承的效果。更重要的是，竹塹文學獎作為新竹地區最重要的文學指標，要納入文化的檢驗的水平底內，它不僅需要收錄更多對於地景的文學描寫、對於形式的表現手法與象徵概念，它牽動著評審的審慎挑選與作者本身的用心用力，最重要的一點，對於竹塹作品集的出品的後續概念與使用，這也是筆者在下一章節要談論到的從文學連接到「思考作品與文學獎後可塑造的新竹文化」。

三、結論—思考作品與文學獎後可塑造的文化價值

筆者於研究的歷屆竹塹文學獎的得獎作品專輯作為結論的具體呈現，從談起竹塹文學的演變脈絡以及透過作品間的對話空間，於結論當中，筆者先其引用王浩威的〈地方文學與地方認同—花蓮文學，或者，在花蓮的文學〉中對於文化與地景之間的認定與詮釋效果，王浩威說：

理論家史都華·霍爾（Stuart Hall）對於文化認同談到：「文化認同根本不是固定的本質，並不是自外來歷史與文化而恆常不變的。它不是我們身外之物的某種普遍及超越的精神，不可能免於歷史的烙痕。它不是一旦確定就永久存在的現象。它不是一種固定的發源點，可以供人作最終而全面性的回歸。」³⁹

相對應到「文學獎」的生存狀況與外在評論的價值，以不同的視角或觀點來拆解或融入更寬廣的面貌，撇除它本身既有的商品價值或過渡資本色彩的框架以外，論及到文學獎

的功能，是能被「生產／製造」出更多元化的文化指標與標準。過多評價文學獎的功能或價值，只會削落它本身初衷之心，文化的培養與認同需要人來創造與守護，「人」才是文化最重要的橋樑，這是無法避開或逃開的話題。筆者以偏重的心態與筆鋒來論述到文學獎的意義，並非僅單純細究它過去的歷史的種種，或是「人」對於倚靠它的種植；而是以一種區隔的價值觀來考讀，如同王浩威所言：

文化的認同不是統一的（oneness），並不存在「有統一的、共享的文化，一種集體的『統一而真正的我』」，因此，「我們的文化認同，也就反映了我們共同的歷史經驗和共享的文化符碼」，而這歷史是推移不已的分裂和榮枯。⁴⁰

如果能持有志參加不在得獎的心態，且在參加以前以陌生的記憶來了解或重新了解每座城市或每個文化的生存思維與它所擁有的獨特的架構，那麼文學獎的功能與功用便不只有單一化的功能，那彷彿是一張又一張的導覽圖與一輪又一輪的紀錄片，供後人來思考和觀賞；盡而去深入地了解，以旅遊者的心態來認同充滿獨特與揉人的文化美學。從王浩威在評論各種地景的書寫情形與狀況的時後可以得知，它透過理論家史都華·霍爾（Stuart Hall）的言論再自我論述，以及透過解讀理論的動作來論述花蓮的文學狀況、本質與場域，王浩威寫道：

認同的雙重性（doubleness）也就是被霍爾所強調。按這種認同邏輯，文化認同「不是某種可以超越空間、時間、歷史和文化的已經存在的東西。文化認同來自某處而有其歷史…是會不斷變形，…我們被過去的敘事以不同的方式擺置定位，也以不同方式將自己擺置過去的敘事中，而認同就是我們賦予這些不同方式的名字。」由此，文化認同就出現雙重性：一是類同和延續，另一則是差異和斷裂。…也唯有許多的差異上，認同才得以建立：「我是誰—『真正的』我是多種它者的敘述互動形成的……認同本就是一種創見〈invention〉」，…緊接著王浩威以花蓮作家的認同程度與文化滲透來作為詮釋的例子，透過Benedict Anderson所說「想像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從國家到地方，認同的文化就是一個在想像中的社群的文化和社會過程，藉此找到了達成整個社群暫時性（temporality）整合的象徵、儀式、旗幟、歌曲、集體行動的表現和再現方式。而且，這是一種動態的過程，「記憶和遺忘」是不斷出現的。⁴¹

筆者從以上引言中來視察竹塹文學獎的作品動態與所流露出的性質與狀況，梳理出針

38 新竹市政府主編，《2011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1），頁 40。

39 李瑞騰主編，《評論二十家》，（台北：九歌，1990），頁 419。

40 李瑞騰主編，《評論二十家》，（台北：九歌，1990），頁 419。

41 李瑞騰主編，《評論二十家》，（台北：九歌，1990），頁 420。

對到某一種靜態的地景或是共同的歷史記憶之時，由人的生理狀態或心理狀態來重新揉捏出這地景的圖像，透過文字的表達，表現或再現出不同的面貌，將原本靜態的過程打造出栩栩如生的動態效過，而這些「創見」的意念，再不斷的承襲下，慢慢形塑成多元化的架構與脈絡，而這同時也呼應到筆者再前段中所理解的，文學獎與作品與人形成的功能便不再只是單一化的價值，而是能有更多充滿塊狀似的記憶與認同，這全其攸關於人的想法與實踐，更如王浩威所言：

相對於霍爾的界定，如何在不同的脈絡來呈現不同的認同，而且這認同本身是由差異性組成的，也就是一種辯證的狀態，才是可能的有效策略。而這也就是前面提及 Ien Ang 所說的「不斷運作的定位 (fixing) 影響到認同的形成」…我們討論地方文學與地方認同，其實是豐富了「台灣文學」大蠱下的差異性，…瓦歷斯·尤幹就曾表示：「我個人較急迫的是如何培養更多的原住民作家。至於台灣要如何認定原住民文學，那是你們的事。有實力的自然會被認可是原住民文學…對我來講，我的作品算不算台灣文學。我沒有問題！我的問題是，我還不夠泰雅，正在努力成為泰雅！」…要成為台灣文學、中國文學、或花蓮文學，恐怕都不是主觀可以決定的。重要的是：花蓮，這樣的地方所帶來的差異性，是個人文學創作一種可能的策略—擺脫文學歷史承傳影響的陰影，而建立新的美學領域。⁴²

書寫是一回事、說明、設定與期許是一回事，如何將這些紙本上的符號與工具化作最真善美的具體實踐，筆者認為這才是整年度的文學獎所應完成的計劃與完備。舉辦、推廣以及通知應是屬於整條計劃的前瞻作業，後續工作則包括設計、出版，還有更重要為作品安置完善的場所，有道是「物盡其用，人盡其才」，綜觀各個年度表現方式與發揮水平皆呈現某種雷聲大雨點小的型態，或者在繁華過去後又再期待另一種繁華，過去像是流星般漸漸褪失躺在堆積如山的書櫃當中，職是，如果能讓這些過往的作品賦予新的生命與價值，屆時，文學獎與作品便不單只是單一的功能，而是提昇到另一種檔次；就好比這些得獎者在面對新竹的地景的闡釋狀況總會依照著過往與現今作出比較後，透過書寫的技巧來讓地景產生一種「穿越/穿透」的效果，此時空間與時間被打破，重新塑造在這兩者之間的另一種想像或寫實的時空，如同南方朔在王聰威的鄉土小說《複島》寫到的：

把歷史主要視為一種人們意圖努力去克服個人意識與整體文明超個人理念之差距的空間建構，但因文明的理念，其躍進幅度遠大過個體生命，因而它不可避免的總是讓人沮喪神傷，…遂總是站在一個多多少少被某種曖昧重量所窒息的點上，宛若那時代是古老的屈辱，抑制著他的發展。…地誌風土文學如果不想讓它變成一種骨董癖式的極端寫實

42 李瑞騰主編，《評論二十家》，（台北：九歌，1990），頁 422。

(Literalism)，它就必須去接受時間這個因素的風吹雨淋，它是記載、記憶、變遷，想像著因素之間折磨著人們的流移。不會有靜止不動的地誌風土，要求地誌風土的不變，就像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裡所說的左拉 (zora) 這個地方一樣，人們為了將它永遠記住，永保一致，於是將它封死在觀念裡，最後是左拉因此凋萎了，崩解了，消失了，大地已經遺忘了它。⁴³

職是，如何將這些得獎作品中的思維與思想建構出一種實體可實踐的空間，筆者先以舉用詩人羅青的《詩人之燈》的〈探詩之心〉的章節當中作為例子，作者以「現代詩」作為評論的核心來延伸探索散文、小說、新聞、對聯、俳句、攝影、繪畫、民歌…等的文類範疇來作為連結與結合的可能性與試探性；以實驗性質的筆觸與觀點來架設出詩的多元化價值，在一片對現代詩的技巧與精神已經死亡的聲浪中，重新呈現或再現出現代詩箇中的規則與可塑性。⁴⁴筆者以此作為思考的出發點來思考文學獎在辦理之後的價值與功用，普遍的文學獎在辦理之前，嘗以宣傳式的工具與手段來讓大眾知悉與明白文學獎的辦理時間與單位，並且透過聘請各大學者或專門理論者或享譽盛名的作家來辦理講座，演講文學獎與社會文化之間的流理過程。縱觀筆者所觀察的台灣的各大縣市所舉辦的文學獎過程，均是在之前辦的轟轟烈烈，等待成績揭曉後，舉辦頒獎典禮以後，如同人鳥獸散的局面，徒留文學獎專輯靜默在書櫃的某一層當中，慢慢地被後來的新書推擠到各個角落。

事實上，如果能重新思考以及利用文學獎與文學專輯的未開發的潛能與可媒合性的功能與價值，例如將得獎作品置入更多元化的活動場所與場域，這些得獎作品在主辦單位的文宣當中便早已提及是為公共的資產，屬於文化上的資產，那麼這些文字語言的文化資產如何藉由更多元化的觀念來替各個城市塑造具體的畫面與局面，這些不僅是政府機關的辦公人員需要思考，更是廣大的群眾可著手進行使用與發揮創意的物件，畢竟這些得獎作品都是經過層層過濾篩選出來，某種程度上，它們不僅代表著技巧的指導作用，對於都市的美化功能與觀光功能更是有畫龍點睛的效用。

例如現代詩作品，我國現代詩的歷史脈絡從五四運動以降、新文學運動的啟蒙、紀弦強調的縱的繼承、現代主義的西化過程、鄉土文化與本土化的倡導到後現代，後殖民的書寫情況，這些各個時代背景的文學潮流不僅讓現代詩的模樣更有多功能的觸角，更是讓台灣文學塑造出自我本土的特殊性與特色。現代詩講究的想像力的揮發，面對都市城市的聚焦的題材，如何發揮出文學潮流影響的作品或是個人精神與強調的模樣，便是書寫現代詩

43 王聰威，《複島》（台北：聯合文學，2008），頁 5。

44 羅青，《詩人之燈》，（台北：光復，1988），頁 25。

最重要的態度與立場。

在這個資訊化急遽變遷快速的時代，任何事物與原本的規則的核心終要分裂或是重新拆解，分化成各種可獨當一面的場域與類型，而這些拆解與分化的物件的過程，裡頭自然包括如何將抽象化的本質化作具體化的內涵，這中間的橋樑可能透過科技的手段與工具，也可以透過人工的方式將原本不相干的類型作出跨越性的連結，達到目前社會所強調的文化創意、文學創意；例如以部落格或臉書的形態來替現代詩的使用技巧增加其創造度…等等。

未來，筆者深信，現代詩作品的使用技巧與內涵描述定需要隨著科技產品的軌道來作為施行的目的；而這同時也透露出，文學獎的辦理過程以及舉辦文類是否也可以隨著日新月異的資訊來作調整，並且開設出更多文學類型，讓書寫成為每一個縣市都市的「庶民文化」，以文學獎作為領頭羊的功用為文學拉高其曝光度與價值性，這便是筆者專論其各縣市文學獎的剖析最為重要的核心要旨。

參考文獻

- 新竹市政府主編，《2002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2）。
- 新竹市政府主編，《2003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3）。
- 新竹市政府主編，《2004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3）。
- 新竹市政府主編，《2005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5）。
- 新竹市政府主編，《2007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7）。
- 新竹市政府主編，《2009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9）。
- 新竹市政府主編，《2011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1）。
- 吳明忠，《複製城市的靈魂》，（屏東縣：屏東縣文化局，2007）。

羅青，《詩人之燈》，（台北：光復，1988）。

李瑞騰主編，《評論二十家》，（台北：九歌，1990）。

邱貴芬，《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2003）。

基隆市政府主編，《基隆市第三屆文學獎歌詞與劇本》，（基隆市：基市文化局，2006）。

台南縣政府主編，《第八屆南瀛文學獎專輯》，（台南：台南縣政府，2000）。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主辦，《閱讀文學地景新詩卷》，（台北：聯經，2008）。

葉石濤，《沒有土地哪有文學》，（台北：遠景，1985）。

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2008）。

王聰威，《複島》（台北：聯合文學，2008）。

羅青，《詩人之燈》，（台北：光復，1988）。

江寶釵、施懿琳、曾珍珍主編，《台灣的文學與環境》，（高雄：麗文，1999）。

林宏信，〈觀察 1990 年代以後地方文學的興起與發展 - 以金門文學為觀察對象〉，（國立中正大學台文所碩士論文，2010）。

馬翊航，〈虛實對照，城鄉融涉—論花蓮文學中的地方意識與市／街書寫〉，（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07）。



附錄一：歷屆竹塹文學獎作品集封面